

**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要**

日期：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45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出席名單

出席議員及官員和列席秘書及職員名單載於[附錄1](#)。

(會議程序的逐字紀錄本載於[附錄2](#)。)

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自上次會議後，秘書處並無發出資料文件。

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2. 事務委員會同意於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上午10時45分舉行的下次例會討論以下事項：

- (a) 檢討學前康復服務；及
- (b) 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推行進展。

III. 精準扶貧項目成效評估

IV. 《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

3. 議員接納政府當局的建議，將上述兩項相關的議程合併討論。

4. 政府當局及其研究團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扶貧委員會於2026年6月發布的《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報告》提供的研究結果証明共創明“Teen”計劃、社區客廳試行計劃，以及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均符合關鍵績效指標的要求，並說明了政府的普惠社會服務發揮扶貧、脫貧及防貧的作用，達致“造血賦能”和“兜底

保障”的效果。新一屆扶貧委員會可能會因應社會需求，提出訂立新的目標群組和推出新的精準扶助項目。

5. 事務委員會就項目進行討論，政府當局就議員的意見和提問作出回應。曾發言的議員包括(按發言次序)：陳永光議員、張培剛議員、陳沛良議員、周小松議員、莊豪鋒議員、范凱傑議員、譚鎮國議員、陳文宜議員、周浩鼎議員、鄧家彪議員、植潔鈴議員、吳秋北議員、洪錦鉉議員、林筱魯議員、梁文廣議員及管浩鳴議員(主席)。政府當局察悉議員就此項目提出的意見。

V. 其他事項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12時44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6年7月23日

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
會議

日期：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45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出席情況

出席(事務委員會委員)

管浩鳴議員, SBS, JP (主席)
陳穎欣議員 (副主席)
吳秋北議員, GBS, JP
周小松議員
林筱魯議員, SBS, JP
梁文廣議員, MH
陳沛良議員
陳家珮議員, MH, JP
鄧家彪議員, BBS, JP
陳永光議員
文穎怡議員, BBS, JP
吳錦華議員, JP
范凱傑議員, MH, JP
洪錦鉉議員, MH
陳文宜議員
莊豪鋒議員
張培剛議員
植潔鈴議員
譚鎮國議員, BBS, JP

列席(非事務委員會委員)

周浩鼎議員, JP

出席官員

議程第 III 及 IV 項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先生, JP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¹陳偉偉先生, JP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青年及感化服務)陳麗珠女士

應邀出席者

議程第 III 及 IV 項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及系主任崔永康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吳子傑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譚建元博士

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1)³黎雅雯小姐

列席職員

高級議會秘書(1)⁵林蓬源先生

議會助理(1)³粘靜萍女士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
逐字紀錄本**
Panel on Welfare Servic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Verbatim record of meeting

日 期： 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
Date: Monday, 13 July 2026

時 間： 上午10時45分至下午12時44分
Time: 10:45 am to 12:44 pm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Venue: Conference Room 3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晨。會議時間已到，也有足夠法定人數。第I項是自上次會議後秘書處發出的資料文件，而秘書處並沒有發出任何資料文件。第II項是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例會將於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上午10時45分舉行，政府當局建議討論的事項，包括(a)檢討學前康復服務及(b)廣東院舍照顧計劃的推行進展。我想問各位有沒有意見？(委員表示同意)

沒有意見，好。請大家知悉，視乎政府當局就施政報告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的安排，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或會作出調整。如果屆時有調整，我會指示秘書處通知各位委員。請大家知悉。第三，關於議程第III項及第IV項，我們今天會合併討論，該兩項議程分別是第III項精準扶貧項目成效評估及第IV項《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請大家參閱立法會CB(1)806/2026(03)及(04)號文件。我現在請勞工及福利局孫局長介紹有關文件，也請有意發言的委員按要求發言的按鈕。有請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主席。今天兩個議題都和扶貧有關，我首先做一個簡單的簡介。今天我們請了理工大學的崔永康教授，向我們詳細講解3項精準扶貧項目的實證成果。稍後我請崔教授講解。大家都記得，上月中政府發表了《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證明政府的重要政策可以積極發揮“造血賦能”及“兜底保障”的作用。

報告也詳細說明政府精準扶貧措施的內容、成效，也勾劃了政府未來在扶助弱勢社群方面的工作策略。報告發表之後，無論在立法會、坊間及傳媒都有很多討論。我覺得這是好事，大家都聚焦討論怎樣可以更對焦幫助有需要的群組。在討論中，有一點時常提及，就是貧窮線的事宜。司長和我在不同場合都解說了為甚麼政府認為不適宜再採用貧窮線這個單一指標，除了它未能客觀反映香港的真實狀況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很難很精準地針對弱勢社群的痛點、難點，亦無助對症下藥，幫助有需要人士。正如報告強調，如果要持續做扶貧工作，就不僅是單單看經濟，也不能單靠用公帑派錢。

我們要構建一個完整的扶助體系，以及編織一個更密的網。我們以兜底的普惠政府支援服務，作為一個大支撐。在報告提及的四大範疇，即社福、醫療、教育及公共房屋，再加上主動識別、精準扶助，為“隊尾”人士推出一些特定的精準扶貧

項目。這包括今天會討論的共創明“Teen”計劃、社區客廳、在校課託等，用普惠的兜底工作，再加精準扶貧項目，希望相輔相成，把精準扶貧工作做得更好。稍後崔教授會詳細講述上一屆扶貧委員會為識別的三大組別，分別是劏房住戶、單親住戶及全長者戶這3個目標群組而推出的項目。

新一屆的扶貧委員會已經上任。我們會在上述3個群組以外，再主動識別，研究是不是需要再加額外的群組，讓我們做一些精準對點的精準扶貧項目幫助“隊尾”人士。我們相信以上一屆扶貧委員會成功的政、商、民合作經驗為基礎，一定找到一個政、商、民協作的方法幫助到第4個群組的需要。主席，或者我在這裏停一停，如果你容許，我交給崔教授講述我們的成果。

主席：請崔教授。

[000849]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及系主任：局長、副秘書長、助理署長、主席及各位委員，你們好。今天我代表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向大家匯報3項精準扶貧項目成效評估的重點。該3個計劃分別是共創明“Teen”計劃、社區客廳試行計劃，以及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

[000850]

今天我的匯報將圍繞3個問題，第一個是計劃為誰服務、成效如何、以及未來應如何優化這些服務。(以電腦投影片講解)首先，我先講第一個計劃，就是共創明“Teen”計劃。共創明“Teen”計劃的重點是扶助弱勢社群，尤其是居於劏房的中一至中四學生。

計劃目的是擴闊他們的眼界、加強自信及建立正向人生觀，再定下未來目標從而提升他們的社會流動力。計劃已經完成了3期，今年正在進行第四期。我從新聞得悉局長及大概1 000名參加者昨天去了海洋公園做一些交流、參觀。

計劃前3期，已經合共惠及超過1萬名的學員。透過一年密集式基礎訓練、友師配對、財政支援，計劃全方位推動學員的個人成長。投影片上的這3期評估數據顯示有學員參與12個月的密集式訓練後，在8項指標取得顯著的進步，尤其是自信心、對社區的歸屬感、財務規劃等核心能力。在友師指導之下，學

員善用計劃的財政支援，因為他們總共會分兩次獲發5 000元，用於生涯規劃發展。

計劃目的是幫助學員將理論轉化為實際行動，同時也讓學員培養興趣，希望發揮他們的潛能。這張slide，正正就給你看到這3期的成效，藍色的是第一期，第二期就是紫色的bar，第三期就是綠色的。就成效方面，我們從數據看到兩個清晰的正向趨勢。

第一，在3期的計劃中，超過90%的學員有至少一項指標獲得改善。在第三期，綠色那條bar更達到94.7%，所以3期的效果均是持續提升。第二個值得與大家分享的是，剛才說的是一項，而計劃有8個KPI目標，有3項或以上的指標同時有改善的學員，第一期有70.4%，而第二期至第三期，就有76.8%，可以從中見到學員的成長越來越全面，以及兩組數字都超越我們最初訂下70%的績效指標，令人非常鼓舞。

綜合3個研究，我們提出兩個比較重要的結論。第一，計劃有效地促進弱勢青少年向上流動，且其影響是持續而非短暫的。第二個結論，我們看到計劃精準接觸到家庭收入低於全港中位數的學員，當中超過八成家長的教育程度為中學或以下。由此可見，資源確實是投放到最有需要的群組。

談到如何可以優化這個計劃，在此我想highlight一兩個例子，讓大家都明白。我們在每一年的研究中，都會向局方及不同的相關持份者提出建議。在共創明“Teen”計劃第二期，受惠群組已由第一期的中一至中三學生，延伸至中四學生。

計劃增加了內地交流活動，以擴闊學員的視野，並加強友師的培訓。這些都是我們透過不同方法搜集及諮詢包括學員、家長及友師，以至營運機構等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後整合而成的。至於第三期的主要優化建議，是多利用應用程式以優化流程，並加強參加者之間的溝通，亦特別設計一個活動，讓學員在參與後進行反思，英文稱為debriefing，以協助他們理解八大指標中所訂立的目標。此外，我們也希望提高家長的參與程度，因為很多家長反映，希望有機會與小朋友一起參與計劃的活動。

報告完共創明“Teen”計劃後，現在談到第二個精準扶貧項目，就是社區客廳試行計劃。這個試行計劃，主要針對劏房住戶，他們居住空間是非常有限，往往沒有合適地方進行日常活

動、休息或社交，他們的生活質素受到嚴重影響。這個計劃透過延伸生活空間，提升住戶歸屬感及促進人際網絡，多層次地回應基層家庭的日常需要。從圖表所見，這正是我們剛才所說，譬如延伸生活空間、社會連結感，社區歸屬感、擴展人際網絡及親子關係。這次評估只涵蓋6間社區客廳，成效全面達標，投影片上的這條紅線代表原本希望可以做到的70%目標。我們收集了1 300份有效問卷，佔活躍登記家庭住戶大概72.4%。除了填問卷之外，我們進行了18次焦點小組討論及訪談，其中15場的對象是服務使用者，其餘3場的對象是服務提供者。

成效方面，我想在此說明，在眾多指標中，受訪會員都表示在延伸生活空間、社區歸屬感及擴展人際網絡這3項指標上得到改善，成效遠超剛才所說的70%關鍵績效指標。數據之外，質性研究所記錄的故事，同樣都有力地呈現該計劃的成效。在延伸生活空間方面，社區客廳提供了煮食、衛生、休閒及學習等設施。街坊形容，社區客廳是一個可以讓他們休息的地方，能有效紓緩居於狹小空間的壓力，生活舒適的程度亦明顯提高。

至於在提升歸屬感方面，居民普遍視社區客廳為他們的第二個家。他們在日常互動中建立互助網絡，逐步由純粹的使用者，轉化為服務提供者。在促進人際關係方面，會員之間逐漸形成了互信網絡，甚至於日常生活中互相幫助，尤其是在社區客廳的廚房，他們有時會互相分享食物，促進他們的人際關係發展。

至於優化建議方面，我們的研究建議了兩個着力方向。第一，整合地區資源並建立區域協調機制，同時研究擴展服務對象群組的可行性；第二，優化空間及活動設計。特別是加強對單親家庭及中年及壯年女性的針對性支援，例如職業培訓及照顧者減壓課程。

報告完第二個項目後，最後是關於第三個計劃，即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這個計劃的設計出發點，是希望滿足兩個互相關聯的需求，其一是學生的課後照顧需要，其二是家長的就業需求。稍後，我會就學生及家長的需要作一些分析。該計劃旨在讓學生留在學校接受託管及學習支援，同時釋放家長的時間，讓他們能夠出去工作。

這次評估涵蓋在2024-2025及2025-2026學年均參與計劃的全部126間小學。我知道現時計劃已擴展到超過126間小學，但當時做研究時只有126間小學參與，遍布全港18區。我們搜集了來自2 800名學生及超過2 600名家長的意見，還有800名教職員、服務機構代表及前線導師的數據。因此，這次研究基本上很具代表性。

至於成效方面，從投影片上的bar chart可以看到，超過85%的家長和學生都表示情況得到改善，大幅超越70%的目標改善率。投影片上橙色部分是有關家長的主要績效指標，包括工作與家庭的矛盾(即我們所說的work-family conflict)、照顧者壓力和身心健康問題，以及家庭關係的問題。投影片上粉紅色部分則代表有關學生的指標，譬如課業效能，參加課外活動及對導師支援的看法。

在學生方面，就課業效能而言，超過95%的學生能夠在學校完成功課；逾90%的學生感受到導師的支持及關心；超過88%的學生表示更容易結識朋友及發掘個人興趣。這反映計劃不單提供了學業支援，也促進了學生的社交發展及自我探索。至於家長方面，超過90%受訪者反映親子關係有所改善，陪伴子女的時間不減反增。最能說明計劃的政策效益是客觀數字，參與計劃之後，受訪家長表示他們月均收入增加了3 500港元。我們的提問包括家長在參加計劃前有沒有工作。有部分待業家長出外做兼職，有些家長則由兼職變成全職。我們計算了一個平均數，就是大概每名家長的月均收入增加了3 500港元。其中，在參加計劃前全職照顧家庭的家長中，有21%在子女參加計劃後成功投入職場。至於在先前處於待業狀態家長中，更有55%實現就業。這些不是主觀感受，而是可以量化的經濟成果，充分體現了精準扶貧的效能。至於優化建議方面，研究團隊建議持續推行這個計劃，也認為現時取消名額上限的安排，方向正確。同時，團隊也建議加強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支援、強化導師培訓，並向學校和家長更清晰地講述這計劃的獨特地位，以推動更加多學校積極參與。

綜合這3個計劃的評估結果，我們可以清晰看到，政府在精準扶貧方面的投入，確實為弱勢社群家庭帶來真實而持久的改變，並在不同層面上達到精準扶貧的效果。簡單而言，共創明“Teen”計劃着眼於未來，旨在為弱勢青少年裝備全人發展的核心能力。社區客廳則從空間及社區網絡着手，大幅改善劏房戶的生活質素，並協助他們建立社會資本。在校課後託管即

時釋放家長勞動力，實質地改善基層家庭的經濟情況及照顧壓力。這三大計劃不僅協助弱勢家庭紓緩當前的生活困境，更賦予他們創造改變、跳出跨代貧窮循環的能力。這些成果為香港應對貧窮問題，提供一套具備充分實證支持且具持續性的成功策略。在此多謝各位。多謝主席。

主席：局長。還有沒有哪位要發言？

[002507]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沒有。

[002509]

主席：今天共有8位同事要求發言。我先讀出大家的名字：陳永光議員、張培剛議員、陳沛良議員、周小松議員、莊豪鋒議員、范凱傑議員、譚鎮國議員、梁文廣議員及陳文宜議員。我們首先給每位委員連問連答限時5分鐘，好嗎？陳永光議員。

[002511]

陳永光議員：多謝主席。很高興看到各項精準扶貧項目都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績，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內地的精準扶貧工作非常成功，國家運用科學和有效的程序，對扶貧對象實施精準識別與精準幫扶，繼而協助他們脫貧致富。尤其是在內地，政府透過政策引導，引領貧困山區農民利用電商平台進行直播帶貨等，成功振興鄉村，幫助貧窮山區的農民脫貧致富。反觀我們香港，不論是共創明“Teen”計劃、社區客廳試行計劃或精準扶貧項目，以至綜援、資助房屋等政策，似乎只是在經濟支援及生活環境改善等方面下了工夫，但在幫助弱勢社群脫貧方面的措施，似乎相對有限。因此，我想請問當局會否考慮參考內地的成功經驗，在現有的扶貧基礎上，多做職業配對及創業導向等工作，讓弱勢社群能夠在政府的扶持下自力更生，告別貧窮？另外，我認同當局所說，只看貧窮線的標準進行扶貧，可能會令政府難以精準識別最需要支援的群體，因此我支持政府採取主動識別、精準扶助的方向。但我也想問，如果不以貧窮線作為參考標準，將來政府及社會如何精準掌握貧窮人口的狀況、怎樣衡量扶貧工作的成效？另外，如果不以貧窮線作為參考標準，當局又怎樣確保一些精準扶貧項目以外的人士，例如在職貧窮家庭，亦能夠及時得到足夠支援及幫扶？多謝。

[002536]

主席：局長。

[002744]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陳議員的提問。如果大家有留意這份精準扶貧成果報告，其重點正好回應陳議員所說，大家總會關心除了這3項計劃加上關愛隊，一共4項精準扶貧項目外，香港有需要的群體很多元化，譬如剛剛陳議員所說的有就業需要的群體，我們希望他們可以通過工作脫貧及向上流。政府有沒有做工作？大家都理解，在各大範疇，政府經常投入很多。

[002747]

如果舉實例，大家有這份報告書的話，請翻到第144頁至147頁，便提及這個課題，當中分享了職津計劃，職津就是針對收入低的在職家庭，讓他們在投身工作的同時可以多拿一點錢。對於他們來說，一方面可以賺錢，另一方面可提升自我形象。對於收入不足的家庭，政府能通過職津計劃提供協助。另外，很多使用者在經驗分享中透露，培訓可以提升他們的技能，而培訓背後的想法正是提升技能，讓學員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可以自力更生，報告中有提及這些成效。另外，我們與工會合作得很成功的例子是再就業的試行計劃，這計劃深受中高齡人士(尤其是女性)歡迎。我們想分享的是，我們明白要幫助弱勢社群，他們有千萬種需要。政府已經有很多項目，我們之所以特別強調這3項計劃，就是這3項比較精準，能針對我們已經識別的群組，做一些“幫隊尾”的工作，因此今天就花多一點工夫去說明，但是其他工作已在報告書中有很詳細的臚列。

另外關於貧窮線的問題，我在開場發言亦有提到，大家都理解如果純粹以單一的相對收入量度貧窮，有很多不足之處。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相對收入和生活水平與其他很貧困地方相比高出很多。但這不代表我們沒有需要，我們知道有需要，所以我們覺得應該實事求是。對於最困難的群組，譬如沒有收入或收入極低的人士，綜援每年已經照顧了大約20萬個全部靠綜援生活的家庭。但在綜援網以外，香港有很多家庭有林林總總的需要。對於那些人士，與其用一個硬性統計數據，只看相對收入，其實幫不上忙。我們要對焦幫他們，尤其是現在大多數人覺得收入相對低的老人家，他們退休了，當然沒有收入，但沒有收入不代表老人家窮。他們可能有物業和其他資產，但是除了政府給他的現金援助之外，他們更加需要照顧和關心。我們需要關心是否有足夠的社交網絡支持他們，減輕他

們的孤獨感，令他們有一個健康快樂的老齡生活。這些我們都會持續做工夫，多謝主席。

主席：好，下一位是張培剛議員。

[003143]

張培剛議員：多謝主席，多謝局長的團隊。第一，我還是關心貧窮線問題，希望局長再多分享，在取消貧窮線之後，怎樣做好宏觀監察？正如報告剛才都說了，當局放棄以往單純以收入劃分的貧窮線，轉為以劏房戶、單親住戶、長者戶，這三大的目標群組為主的多面向分析框架。請問取消貧窮線後，日後政府怎樣在宏觀層面掌握全港整體的貧窮人口變化及貧窮率？例如會否同時引入反映生活質素等量化數據，以衡量他們的生活是否得到實質改善？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想與局長探討社區客廳試行計劃的未來發展，尤其之前我也在其他會議亦曾問當局可否考慮將社區客廳納入未來的公屋規劃。當時局長回應指，公屋區都有很多不同的支援，例如青年中心和長者中心等。但我仍希望你們將其納入未來規劃，因為有部分公屋戶的居住環境比劏房戶好不了多少，這是我自己在前線多年的觀察。

[003146]

例如現時4人入住24平方米的公屋單位，這對比劏房戶可以好上多少？一家人有3張碌架床，扣除廚房和廁所之後，只餘下很少空間。當然，這個不是勞福局的範疇，是另一個政策局的問題。但現實就是，這類人士都需要綜合性支援。因此，鑒於未來將有大量劏房戶透過各項房屋政策逐步“上樓”入住公屋，或藉此改善居住環境，我十分希望局長能夠研究將社區客廳的概念，適當地引入未來公屋區的規劃當中，多謝。

主席：局長。

[003436]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張議員。

[003438]

我們再談談大家都關心的貧窮線，我覺得概念上要釐清。大家經常講的貧窮線，純粹是一個統計概念。那是以相對收入計算出一條界線，獲不少西方及歐洲國家採用，但我留意到有些地方沒有採用。這並非因為計算不到，而是當地政府不選擇走這條路。計算出貧窮線的相對收入後，若想藉此確切得知真

正有困難、需要扶助的貧窮人口在哪裏，這條線是無法提供答案的。

主席，容我作一個簡單的比喻：這就好比我們以身高作為標準，界定我是貧窮，而你不是。但若我們只是統計全港市民的身高，試問能否單憑這個數據，精準地在社區中尋找出某一位特定需要援助的人？答案顯然是找不到的。這就是我們強調必須推行精準扶貧、對點支援的原因。然而，我們亦完全理解社會關心政府的整體保障網是否足夠“兜底”。為此，我們建立了解釋扶貧成效的四大範疇，旨在向公眾說明“兜底”機制依然存在。

對於大家最關心的長者或特別低收入的群體，報告書第143頁已非常清晰地臚列了各項現金援助的具體數據。若看最新的統計，綜援計劃的受惠人數約為25萬人；長者生活津貼的受惠人數達79萬人；高齡津貼為37萬人；傷殘津貼為18萬人；“廣東計劃”為27 000人及“福建計劃”為2 600人。單是社會福利署轄下的各項津貼及援助計劃，全港每個月就有高達160萬人正在領取政府的現金援助。這只是社會方面，還有教育等範疇，香港已發展出一個覆蓋面非常廣闊的兜底保障網。當然，大家會問這個保障網是否足夠？我認同可以做更多。隨着社會發展，便會出現一些新狀況，例如部分劏房住戶雖然生活艱苦，但其收入未必低，未必符合資格。他們可能不領取綜援、長者生活津貼。但他們也面對困難，我們透過社區客廳提供支援。至於長者，不論居於私樓還是公屋，他們所面對的照顧問題、孤獨感，或不知如何求助的困境，都是政府需要協助的。這正是我們透過關愛隊及一系列社區網絡去處理的範疇。這亦回應了張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我記得張議員在上一次會議亦提及，現時公屋住戶未能使用社區客廳的服務，正如教授剛才所言，當局接下來會對此作進一步思考。社區客廳目前仍是一項試行計劃，尚未成為持續服務，但隨着社會上有越來越多熱心人士和機構願意捐助，只要服務容量足夠，我們認為確實值得研究在滿足劏房戶的需求後，將服務對象擴展至其他有需要的住戶，未必一定是公屋住戶，而不應將受惠資格硬性鎖定。我們傾向將彈性交還給各社區客廳的營運機構，由他們作出最合理的判斷。如果他們認為基本上已服務到劏房戶，便可以再協助其他有需要的住戶。

大家都明白，香港居住空間狹窄，若居所附近有一個社區客廳，便可以去那裏煮飯、洗衣服，小朋友又可以溫習，建立

生活群體，也很多有心人捐贈食物和物資到社區客廳。現時社區客廳的優勢是得到大家的信任，覺得把食物和物資擺放在社區客廳能夠幫助有需要人士。我明白大家這方面的訴求，我們會朝這個方向發展。請張議員放心，多謝主席。

主席：下一位，陳沛良議員。

[003845]

陳沛良議員：多謝主席。大家剛才都表達了對不設立貧窮線的關注，並問及怎樣可以了解到全港整體貧窮狀況。我理解報告針對現時最迫切需要支援的3個群體，包括劏房戶、單親家庭和全長者戶。我覺得有針對性也是好事，可以更聚焦幫助這幾個群體。但是同時，我都想知道，在聚焦這3個群體的同時，當局在分析時，對於這3個群體以外的其他群體，掌握到的香港整體貧窮狀況又是如何？希望當局可以解說一下。此外，局長提到下一步會根據需要，將對象擴展到一些其他群體。在這方面，當局有沒有一個時間表或估算，例如在半年後檢討可否擴展支援範圍，研究哪些群體可優先納入下一步精準扶貧政策當中，讓我們可以對此有更多了解，多謝。

[003847]

主席：局長。

[004011]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陳議員。我先回應大家關心的“貧窮”這個用詞的問題。可能大家更想問，對於有需要幫扶、有困難的群體，應該怎樣提供援助。在國際層面上，“貧窮”一詞多用於描述發展中地區的溫飽與基本生存問題，香港早已超越了這個階段。以國家的精準扶貧工作為例，內地目前討論的是如何透過教育和醫療達致脫貧。香港早已建立了全民醫療保障及強制的免費教育網，這些工作我們早已完成，所以不用再提及。但是，香港亦一定有困難戶，譬如剛剛教授都說了，但是困難戶很多元化，不可能一條線說清。劏房戶面對的是生活空間的問題、社會歸屬感的問題、人際關係的問題，這些社區客廳可以幫忙。至於單親家庭或者有小孩子的家庭(尤其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媽媽最大的困擾就是孩子放學後做功課時的“困獸鬥”。很多媽媽感謝我們提供課後託管服務，除了讓她有多幾個小時可以找兼職之外，就是她不需要在下午3時、4時回家對着孩子，引起極大摩擦。現在孩子在學校做完功課，回家後是親子時間，可以一起聊天、看電視、吃飯，

[004011]

情況完全不同，這不是錢的問題。因此，我才說有不同的困難。香港現在四分之一的人口為65歲或以上的老人家，但並非每位老人家都有難處。很多青老依然很壯健，但也有很多行動不便、有困難的老人家，他們最需要的就是關心，他們很寂寞、很孤獨，亦有些老人家根本不知道有很多服務可以幫他們。

這亦涉及照顧者，他們有一個特徵，就是背負被照顧者的一切，走不出來，他們對自己有道德要求。我們下一個要支援的群組就是照顧者，議員亦提到要處理照顧者問題。很多照顧者本身年紀都不小，但他們未必知道社會上有這麼多服務。當你跟他說不需要甚麼都自己做，譬如假若不放心可以做暫託、不願意暫託可以用多些日間服務、情況再差一些可以使用住宿服務，我們樣樣服務都有。怎樣向他們說明、怎樣幫助他們申請服務，就是我們希望接下來要做的事。這一屆扶貧委員會已經成立，很快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扶貧委員會的工作會朝這個方向討論。現在初步的看法是針對這個龐大的照顧者群組，儘管過去3年已經做了很多照顧者支援工作，但是否可以再做更多？我們絕對相信可以再做更多，用一個更精準的方法，看看可否針對光譜很闊的照顧者群組的不同需要，做一些類似社區客廳、課託的服務，精準地幫助這一群組，尤其是在“隊尾”的照顧者，減輕他們的困難，這個就是我們的思考方向，多謝主席。

主席：下一位，周小松議員。

[004345]

周小松議員：多謝主席。這一屆政府採用了精準扶貧策略，先後推出了4項精準扶貧項目，成效顯著。剛才教授已作出介紹，看到各項KPI，都是完成得都相當出色，值得肯定。

[004349]

我們的扶貧工作已不局限於物資分配，而是要照顧到精神上的需要，是既有深度、又有溫度的策略，值得肯定。我有幾個問題：第一，除了這3個目標群組外，我都關注青年貧窮問題。2020年的扶貧報告都提到青年貧窮情況值得關注，當年的數據顯示，政策介入之後貧窮率大概為4.8%，在25至29歲的青年中，有三成屬於在職貧窮，而且他們當中超過一半有專上學歷。當然這是以當年的貧窮線去評估，現時未必適合套用同樣的界定方法。但我仍想了解，針對這個青年群組，政府有沒有評估他們的貧窮狀況是否已不是問題，以致無需再關注。請從就業的角度，針對這個青年群組說明一下。自2025年以來，青

年失業率持續維持在5%，當前是5.3%。事實上，失業率頗高，而且適合大學畢業生的職位，近3年減少了5萬個。請問局長，當局會否推出特別措施，協助青年就業？

另外，還有兩個問題我想一併簡短提問。第一，在校課託成效有目共睹，既能釋放婦女勞動力、增加家庭收入，又能改善親子關係。然而，有家長反映，當子女讀完小學，步入中一後，由於託管服務不覆蓋初中，部分家長可能被迫要辭去工作重新投入全職照顧。請問日後有沒有機會將此計劃逐步擴展至初中階段？第二，我留意到荃灣社區客廳針對新來港婦女舉辦了就業課程，教導她們廣東話及面試應對技巧，這類課程非常有意義且受歡迎。請問政府會否考慮增撥資源，透過與工會或培訓機構合作，規定各社區客廳必須舉辦一定數量的同類課程，以協助新來港婦女更容易投入勞動市場？多謝主席。

主席：好，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周議員。我可否分類回答？先講大家關心的青年問題。是否用“青年貧窮”這4個字來說？如果純粹計算相對收入，當然可以這樣說。但青年是一個很大的群組，若我沒有記錯，18歲以下的青年人大約有95萬人左右，視乎你說的青年是哪個群組。如果再擴大範圍，去到29歲以下，人數就會更多。 [004704]

但第一件事要解決的是青年的教育問題。政府對教育的投放是巨大的，我們在報告書中都有提及，如果大家有興趣看，第70頁也有說明。如果你由幼稚園讀起，讀完資助大學，政府平均資助了250萬元去培育一個人；如果連所取得的書簿津貼及所有政府的減免一併計算，就是300萬元。政府已經投放了很大一筆資金去培育他，完成了教育。但教育完成後是否足夠？還是不夠。

在職培訓方面，我們當然有投放，但我相信大家更關心的是幾類青年。一類是社署一直關注的，英文叫at-risk youth，中文應該是“邊緣青年”，他們本身有情緒、有很多困擾，這些是我們要幫助的，有林林總總的計劃去幫助他們。另一類青年有心工作、想上進，但覺得機會不夠多。我認為這已經不是一個貧窮問題，而是社會整體要思考如何為青年人創造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我明白，尤其是現在的困擾是因為AI年代出

現，全世界都正在面對，即使受過很好教育的學生都擔心。政府亦在思考對策，但這是全世界都在面對的困難。

另外，我簡單說一說在校課託。我知道大家有訴求，既然這麼成功，可否將它擴展至初中？下一步再想，但現在先做小學。做完小學，如果我們仍有餘力，而大家都覺得有這樣的需要，我們一定會去探討。但做起來不像小學那麼簡單，因為中學是另一個世界，但並非我們不考慮。

至於是否可以在社區客廳強制要求營運者一定要做培訓工作，我覺得不需要強制。很多社區客廳，除了荃灣西之外，例如聖公會營運的紅磡社區客廳，一早已和ERB合作。我相信很多社區客廳都自動與僱員再培訓局連結。我覺得社區客廳的好處是希望少一些強制，更多是自發性去做。只要有需要，社區客廳營運者自己搭路，與不同的培訓機構合作，我們都希望見到。因為他們現在百花齊放，各有不同的方法，這是好事。我覺得社區客廳千萬不要採用單一、一刀切的做法，最好讓它百花齊放，用不同的方法，因應當區的特徵提供協助。因為有些地區新來港移民較多，有些地區少數族裔較多，有些地區老人家較多，有些地區孩子較多，區區不同，就讓各自發揮，我覺得這樣可能更好。多謝主席。

主席：下一位是莊豪鋒議員。

莊豪鋒議員：多謝主席。局長，我們特別關注在校課後託管服務，從倡議到營運，我們一直希望能擴展至幼稚園。剛才提到初中，我們則講到延伸至幼稚園。不過，今天我主要想提出另外兩個問題。

[005036]

首先，雖然現在名額不設上限，不過這個計劃的優先服務對象一直是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有很多家長告訴我們，他們知道這個計劃非常好，但他們屬於邊緣中產或雙職的夾心階層，很難才會獲得一兩個名額。我想請問政府會否考慮在校內增加多一些這些名額，例如按比例分配，無論是三比七或六比四，將部分名額分配予邊緣中產的小朋友。

其次，剛才崔教授亦提及這個計劃的初心和出發點：第一是滿足學生課後託管的需要，第二是支援家長就業的需要。不過，我們希望家長因參與這個計劃而多出的時間，能真的用於

出去找工作，而不是留在家中看電視或打麻將。我注意到政府文件第15段提及，原本屬待業狀態的家長或監護人中，有55%實現了就業。我想請問你們有沒有研究過另外那45%是找不到工作，還是根本沒有找工作？如果他們找不到工作，我們沒有辦法。但如果他們連工作都沒有尋找，你們會否考慮降低這一群人優先申請計劃的次序？

另外，我還有一項建議。你們會否為參加計劃的家長提供訓練，讓他們在沒有上班的情況下，可以回到學校幫忙做義工，以協助一些NGO提供課後託管服務，從而減輕學校和老師因這個計劃而增加的工作量和壓力？謝謝。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莊議員。莊議員的建議可以再進一步考慮。我理解，當計劃成功推行之後，有些希望延伸至初中，有些覺得是否可以涵蓋幼稚園。但我覺得這一刻先把小學做好。稍後我請同事提供一些數字。 [005247]

我們的原則是，現時在校課託優先給予一些清貧家庭，他們的處境比較困難。如果有餘額，不屬清貧家庭也能使用，不過他們需要給予一個費用。對於清貧家庭，應該我沒有搞錯，是不收費的。但如果你不屬於清貧家庭，亦可以參加，不過就有一個費用要支付，收費不貴的，但要給予一個費用，這樣都是合理的。詳情稍後我可以請社署陳助理署長簡單說一說。

但我反而有一點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現在我們推行精準扶貧工作，可見到我們盡量都希望用一個自發、自願的模式，而不希望施加過多強制。例如，有些家長不工作，即使接受課託服務，也未必個個都去工作，因為每個家庭的處境都不同。若要強行審查太多東西，他們會很慘。

有些家庭可能不只有一個孩子，可能有幾個孩子，就算沒有孩子，家裏可能有老人家需要照顧，他們未必不想工作。很多年輕或中年婦女若有選擇，亦希望工作，因為工作比當照顧者更舒服。為甚麼她們不工作呢？她們未必因懶惰而待在家中，而可能是因為有其他小朋友，有家庭困難，或是有老人家需要照料。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所以我覺得不應要求人家暴露這麼多自身情況給你查看。我們盡量幫助她們。如果在時間

上，她們多了幾個小時而能賺取更多錢固然好。如果多了幾個小時，她們沒有去工作，我相信在那幾個小時她們也會輕鬆一些，這都是好的。

因此，我們屬意不要這樣，也不要逼人家一定要去學校做義工。她們願意提供幫助，我們當然樂意接受。如果她們有其他需要，我覺得也不需弄得過於複雜，我的意思是這樣而已。我同意很多家長都開始覺得，他們雖然不屬於清貧類別，但都希望參與。隨着計劃規模擴大，我覺得我們有空間做得更多，只不過當然他們需要給予一個費用，或者我請陳助理署長解釋一下。

主席：陳助理署長，請簡單說一說。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青年及感化服務)：多謝主席。在現行的在校課託計劃下，我們會考慮家庭的照顧需要。部分家長因工作、尋找工作或參加培訓等而需要服務，我們會優先考慮讓他們參加此計劃。與此同時，我們亦會請機構進行評估，因為有些家庭的需要未必一定是經濟需要。例如，他們可能因其他社會因素，醫療原因，或監護人有健康問題，或其他需要照顧的家庭成員，而有特別的照顧需要，導致家庭有較大的託兒需要。這類家庭亦會獲得優先考慮。 [005521]

至於一些中產家庭，他們有能力負擔，但由於家長可能需要外出工作而以致需要此服務，現行計劃亦接受他們的申請。以本學年為例，大約有11%的家長屬於自費參加此課託計劃。一般而言，現時小朋友參加的收費為1,350元。若學生有特殊教育需要，收費則為2,700元。

補充多一點。這個收費，在未來的2026-2027學年，我們會作出調整，收費將劃一為每月1,700元，不再區分不同類別學生的收費。多謝主席。

莊豪鋒議員：主席，他們這次做了一個很詳細的檢討，結果顯示有55%已就業。我只是想你們加多一項，例如針對其餘45%沒有就業的，能否加上究竟原因是甚麼？如果是因為找不到工作，勞工處便可以立刻介入。我只是希望你們能做多些這方面的工作而已。謝謝。 [005712]

主席：我相信你們聽得很清楚。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很清楚，我們會去做好。

主席：下一位是范凱傑議員。

范凱傑議員：多謝主席。首先非常感謝扶貧委員會及勞福局精心炮製這份長達221頁的《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我充分肯定大家的工作。我有兩組問題及意見。 [005737]

首先關於評估方法。局長，報告中提到在教育、醫療、房屋及社會福利方面的投入，會換算成每個住戶平均每月所得的福利金額。例如，住公屋的住戶每月獲得房屋資源約10,100元；有子女就讀資助學校的住戶每月獲教育資助價值約12,600元等。這些數字都是平均數。報告第157頁提到，社會資源價值估算存在若干限制。該章節指出估算不能從微觀層面去計算個別受惠住戶的社會資源價值，亦不能按特定群組再作細分分析。換言之，我們無法從報告中得知最需要幫助的那些所謂“隊尾”的住戶，實際上是否獲得足夠支援。

我們有另一個方法論或稱 model，即最低收入標準 (minimum income standard (“MIS”))。在之前立法會大會的議案辯論，我亦曾提及。這個方法論源自英國，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亦於2019年引入一項本地化研究，釐定不同住戶類型維持基本生活的實際所需收入。這個其實定位作為補充指標。我強調，這個並非用以取代現有架構，我上次發言亦已說明這一點。剛才亦有同事關注如何從宏觀層面進行宏觀評估。我想請問政府會否考慮研究這個MIS model？會否在日後處理精準扶貧時或在扶貧政策中加入此參數作衡量？因為這個參數與傳統的貧窮線不同，並非如剛才局長所言，將收入、相對收入再排序，而是集中於demand side，即他們需要多少才能滿足最低收入標準。這是第一個問題，關於MIS。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照顧者支援的識別缺口。報告指出，80歲以上的全長者戶中，超過五成有成員需要長期照顧。在這個

群體中，最需要幫助的長者有照顧者的比例為**96.8%**，反而低於其他有長者住戶的**98.4%**。年紀越大，越需要照顧，照顧者缺口亦可能越大。

政府現時建立的支援照顧者數據平台，整合了房委會及社署的數據。換言之，只能識別公屋住戶。至於居住在私樓、“劏房”，同樣有照顧壓力的高風險家庭，似乎不是在雷達覆蓋範圍之內。我想請教局長，政府有沒有計劃擴展這個數據平台的覆蓋範圍，將私樓及“劏房”的高風險照顧者亦納入識別系統？多謝主席。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范凱傑議員。關於數據平台及大數據如何運用，我稍後請陳偉偉副秘書長再作解釋。 [010111]

關於范議員所說，例如會否考慮一下他們稱為**MIS**的做法？我們想與大家分享一下，在編製《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期間，我們參考了很多不同地方的做法。**MIS**是一個做法。舉例來說，即使討論何謂“貧窮”，也可以與大家分享一下。我記得當時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亦曾提及，例如在愛爾蘭，他們的計算方法是看調查對象在冬天有沒有一對靴子，有沒有一件大褸、有沒有肉食。每個地方都會針對自身的經濟收入環境，然後看看其需要，去嘗試找出一些方法做出來的。我打這個比喻，是想說如果環顧全世界，就像購物一般，有林林總總的方法可供選擇，問題只在於是否適合香港使用而已。

我們最終選擇的做法是，認為過往純粹以相對收入貧窮線來衡量存在很多不足之處，這點我們已經解說過。另一方面，我們認為既然每年都投放超過**60%**的政府經常性開支在扶貧工作上、在幫扶工作上，可否用量化模式向公眾解釋，讓大家可以見得到，可以清楚明白政府投放的資源相當於每個家庭獲得多少錢。這就是採用社會資源價值轉移的方法來呈現出來。

然而，如何可以幫助有需要的群體，其實這已經不是一個計算數字的問題，而是如何找出相關群組，精準地針對他們的需要設計項目，這正是香港的強項。香港社福界在全世界而言，這是我們的強項。我們最大的強項在於做好精準扶貧的工

作和提供服務。既然我們的強項是提供服務，不如我們盡可能找出相關群組，針對他們的需要來提供服務。我想解釋這個做法。或請陳偉偉再作解釋。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1：關於數據整理方面，我們現階段主要處理公屋及房協住戶的資料，最主要是因為這些資料可以讓我們較快掌握得到，而且其數量也較多。我們希望在短時間內盡量做到更多工作，這是我們暫時取得的進度。我們當然希望能夠逐步將網撒得越闊越好。但大家都會理解，在整合不同數據的過程中，仍會遇到一定程度的困難，我們需要處理有關問題。此外，有些數據可能相對較難掌握，例如居於私樓的長者，我們未必有一個單一的數據庫可以直接取得，可能需要做多很多工夫。不過，我們正在朝着這個方向工作，希望稍後取得更多進展時，再回來與大家分享。 [010340]

主席：請大家留意一下，或者請大家在提問時盡量留時間給官員作答。因為我們現在還有9位同事，大約剩下一小時，理論上時間足夠，不過請大家留意一下。譚鎮國議員。 [010440]

譚鎮國議員：多謝主席，我認同政府鎖定目標群組以推行精準扶貧，相信能更加對準目標群組的需要，並更有針對性地幫助弱勢群體。我想再跟進一下關於在校課後託管服務，這項服務的成效非常明顯，政府亦已取消名額上限。但我留意到文件指出，目前參與的小學有207間，佔全港小學不足一半。我亦聽到有學校因人手問題，或因行政及協調成本等因素而卻步。我想知道政府有沒有更具體的措施，鼓勵更多學校參與計劃？另外，有沒有訂立一些KPI，例如下一個學年目標是增加多少學校參與這個計劃？多謝主席。 [010501]

主席：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譚議員。我稍後會請陳副秘書長再講述少許詳情。現在我們已經沒有設限，我們都會盡量想辦法。只要學校願意推行，或者肯與我們商討如何推行，我們都會將其納入我們的系統，最終幫助學校落實在校課託。如果想了解更多詳情，我想請副秘書長再作介紹。 [010604]

主席：好，副秘書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1：多謝譚議員的提問。我們完全同意，目前暫時參加這個計劃的小學大約只有一半，可能不足一半或更少。我們曾詢問許多不同小學沒有參加的原因，當中有多種不同原因。例如，有些學校認為他們的家長沒有需要；有些可能覺得校內已有類似服務；有些則如剛才譚議員所述，擔心這個項目會否被標籤為扶貧項目，認為自己屬於一所中產小學，會否令家長卻步。 [010626]

我們搜集很多資料後，其實正在做工夫。正好這次扶貧報告發表，讓大家看到在校課託服務對學校、學生及家長都有很好的正面果效。這些成果令部分有些猶豫的學校，發現原來計劃的效果這麼理想，因而都希望可以參加。

另外，接下來一年，我們會將定性略為修改。目前的書面說法是優先照顧較清貧的家庭，有剩餘名額時才開放給其他家長。但今天已經沒有quota，即沒有配額限制，因此我們會輕微修訂說法，歡迎所有有需要的家庭參加這個項目。只不過，如果家庭經濟條件較差，他們不需要付錢，服務是免費的。若經濟能力較佳，則只需繳付相對不算很昂貴的費用來參加。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方法，減少“貧窮標籤”的效果，也希望藉此讓更多學校願意參加。

主席：好，下一位是陳文宜議員。

陳文宜議員：多謝主席。報告已經公布這麼久，其實局長解說得越來越清楚，所以我基本上沒有問題，不過有些意見。 [010847]

第一是“主動識別”及“多元支援”，大家都已經牢記於心。因此我在想，例如“時間銀行”這類情況，會否可以成為精準扶貧的補充工具？為甚麼這樣說？因為畢竟我們現在所說的政、商、民協作，“民”方面我們可以考慮到民間參與。所以，某程度上，如果我們有類似“時間銀行”的會員或登記制度，便可增加社會資本的評估。

第二是關於KPI。我又會想，如果納入社區互助密度，例如將“時間銀行”的互助時數轉化為鄰里互助網絡的覆蓋率，這也可以加強建構我們的安全網，讓大家全民皆兵，一起精準幫扶。

再者，知道接下來會有一個政、商、民配對平台出現。我想問一下，會否也可以預留一些資源支持“時間銀行”的發展？

最後，我同意局長講述照顧者群組。在這方面，尤其是照顧者是很難被識別的。“時間銀行”會否可以是其中一種社會認證，讓他們付出的時間或狀態可以被量化、被尊重和被看見？這些都是一些意見。

主席：好，局長有沒有回應？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有的，主席。多謝陳文宜議員，她提出了許多很具體的辦法。“時間銀行”，我理解無論是大學或是大型民間組織，都正在嘗試這個模式。但若要納入一個政府主導的“時間銀行”做法，有些問題需要解決。 [011049]

第一，“銀行”這個詞不能隨便使用，對於“銀行”一詞，法例有所規定，你不能隨意稱之為“銀行”。政府稱之為“時間銀行”並非簡單之事，民間以“時間銀行”作為通稱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你若真是要做一個類似的東西，名稱是甚麼都不重要，其實就是做了義工之後，有一個統一的平台，認可你的付出，並且給予你少許“着數”，是這樣的概念而已。但是，如果在一個機構裏面做，很簡單；但若要跨機構去做，這個平台並不存在。如果要做這個平台，又要記錄，又要回贈，又要解決監管問題，這個平台就是天價平台。全世界我理解沒有這樣的平台，但這不代表我們不去思考。我們團隊正在想辦法，怎樣做到一個類似的東西？可否借力打力？現在如果已經有些可以跨到不同團體的機制，我們用不用到？今天不方便透露我們怎樣做，但是我們正在思考着。這一屆扶貧委員會，由上一屆開始到本屆，我們都願意跳出框架去思考。

最好已經有一些類似的平台，即使大家平日不是這樣使用，但如果它能連結到不同群體，又能聚集一些人——尤其青老——很多人很有熱誠做義工，但做完義工之後，他們的義工時數是否可以獲得一點認可？若有一些小小誘因令他們覺得做了事情，也有人幫助自己、有人認可自己，這是很好的事。

但最大的難處是，如何有一個現有平台供我們借來用一用。如要政府再建設一個平台，我們沒有理由向立法會申請幾十億元來建設這樣的“時間銀行平台”，大家不會想這樣。世界上也沒有這樣的官方平台。

但我認為，我們這一屆過去幾年做扶貧工作，展現了政、商、民合作的好處，大家可以一起想辦法。我們希望做到的政、商、民方法，是否可以作為起步？做到起步之後，再看看能否繼續做下去，並示範給其他地方看——香港有很多創新方法去做。我很多謝陳文宜議員的建議。

陳偉偉有沒有補充？可以就配對平台略作解說。

主席：好，陳偉偉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1：主席，多謝陳議員的提問。 [011334]
我們的配對平台希望達到的目標，是讓民間組織、社福機構提出一些想法、idea。如果這些想法符合扶貧委員會訂下的大方向，我們便會將其展示出來，然後希望邀請一些商界朋友或有心支持慈善捐獻的人士參與。他們可以看到原來我們有這麼多的項目，對哪一個項目有興趣，大家便可以一起去討論。談到大家情投意合，便能讓我們做到資源配對的工作。這個方向就是這樣，所以這個平台絕對沒有特別限制。

遲一點會否有一些類似做義工的系統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完全沒有說不行，這是有可能的。

主席：好，下一位周浩鼎議員。

周浩鼎議員：多謝主席，亦十分感謝政府這次花了不少工夫，編製一份有關精準扶貧成效的詳細報告。我今天主要想提出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方面是關於在校託管服務。我相信這項服務是有效的。主席可能亦留意到，在上一屆我最早提出社區保姆的時薪問題，最初期每小時只有25元。大家都知道，對於有些朋友來說，25元真是很少。我指出，若能提高時薪，至少能提供更多誘因。我當然知道很多社區保姆十分有心，但能夠讓她們獲得更多薪酬也是一個誘因，亦可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基層家庭，讓他們獲得照顧。我多謝局長聽取了我這個意見，及後政府提高了社區保姆的時薪，現在最高可以達到60元。在校託管也是這件事延伸出來的呼應，因為提供在校課後託管服務，真的能幫助那些學生。正如所說，在學校提供照顧，一併幫助他們做功課，這項服務我是十分贊成的。

但我想bring up一個問題，請局長回去想一想。現在雖然推行了在校託管，但大家明白，我們還有很多假期時間。現在全港18區的課餘託管，甚至社區保姆、鄰里互助計劃，通常是在星期一至五，或者部分周末假期提供服務。但一旦遇上長假期，就需要加強課餘託管服務中心的幫忙。如果大家一直跟進此事，就一定知道有關情況。這些加強課餘託管服務的中心，相對其他一般推行有關計劃的數量來說是少很多。所以我們有時說，很多基層家庭的父母出去工作，例如從事餐飲業，星期六、日或假期可能才是他們最黃金的工作時間，但偏偏在那段時間未必找到社區保姆照料。因此，我主要想表達一個意見，就是在校託管非常好，但在一些長假期時，加強課餘託管又能否覆蓋這些長假期？這是不是一個你可以想想的方向？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在職家庭津貼。這項津貼深受基層家庭歡迎，但過去不少人依然向我們反映，在計算每月總工時，以領取最高津貼——一家人192個小時來計算時，一些基層家庭向我們反映，他們可能從事散工，有時時數計算並不十分清晰或明確。如果工時差一點點，是否可以有一定的靈活彈性？當然你們set這個指標是必須的，我也見到你們剛剛在4月份作出了一些調整。但問題是，最重要的是有些基層家庭表示，現在他們有些上班的因應各種情況，真是可能有時僱主沒有安排工作給他們，而且有時有些時數又不知道是否計算在內，所以這些彈性的情況是否都可以處理到？這些都是我們收到一些

基層人士給我們的feedback。我借今天這個機會向局長反映，但對於整個精準扶貧成效的報告，我們好appreciate。多謝主席。

主席：好，局長有兩個意見。你會否回應？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周議員，非常感謝。關於社區保姆，回顧當時他們提出的意見，你們也看見我們都適度提高了，效果很好。在校課託並不限於上學時間，我想請陳麗珠助理署長解釋一下。 [011827]

主席：好，請助理署長。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青年及感化服務)：多謝主席。以在校課託現在的服務設計來說，除了上學日設有託管服務之外，其實在學校假期，不論是學校在月中偶爾放假一天，或到暑假期間，星期一至五均有託管服務。 [011845]

不過，在暑假等較長假期，學生做功課的需要可能較少，所以營運機構主要在那些時間可能安排多一些活動予學生。在安排活動時，營運機構也很可能會與其青少年中心等協作，安排那些活動。因此，非上學日都是有服務的。

至於在周末，在現行計劃下，周末，即星期六及星期日，每天會有6個小時的託管服務，所以有需要的家長也可以利用。不過，在這裏補充一點，回顧過去，在校課託於星期六、日的服務使用量不是很多。因此，經過檢視後，在新學年，我們會將星期六、日的服務時數略為縮減。我補充到此，謝謝。

周浩鼎議員：在職家庭方面。

主席：在職家庭方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我們都會想辦法幫助申請人。我理解很多時候，原因是他們做幾份散工，有些人覺得不想回去麻煩僱 [012024]

主。雖然同事很想幫助他們，但他們不能自己說：“我做了4個小時”。這是無法確認的，你需要僱主確認該4個小時。我知道有些工友覺得很麻煩，要回去找僱主簽名。我聽過有些不想讓人知道自己申領職津，因為他覺得不好。

其實，職津的目的是想幫助你的，很多僱主都願意幫助你。其實做第一次就行了，只是第一次比較麻煩。做完第一次之後，再申領職津便容易很多。我明白有很多問題，同事都願意去幫忙，希望他符合資格，希望他成功領取。

主席：好，鄧家彪議員。

鄧家彪議員：我由2018年至2022年擔任扶貧委員會委員，做了兩屆。在委員會中，我見證過去以相對貧窮作為唯一一條貧窮線，確實引發爭拗。舉一個例子，一個單人戶住在“劏房”，工資8,000元，他不是貧窮人士，但其生存環境極之需要處理、需要改善。反過來，一些有積蓄或有資產的人，看起來沒有甚麼收入，這又該如何計算？因此，這浪費了時間和精力。 [012121]

但是我覺得要承認，在幾屆特區政府的努力下，社會福利政策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並且投入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在職津貼就是撕下綜援的標籤，幫助低收入的家庭。長者生活津貼更加是廣大長者的福音，否則長者要麼直接申領綜援，要麼等到70歲才能領取1,000多元的生果金。這樣長者是無法維持合理的基本生活的，所以這兩項津貼是扶貧委員會過去10年非常努力推動的成果，當中包括取消強積金“對沖”。所以，首先肯定過去扶貧委員會的工作。這一屆或這一輪的扶貧委員會強調精準扶貧，強調服務，也是有溫度的，亦得到社會的正面評價。

不過，我想我們主要關心的是，在宏觀層面是否能讓國際社會以至我們自己看到，不只是服務做得好這麼簡單，而是有整體的改善。我知道每項服務都有大學學者或機構進行成效評估，但往往我們也會問一個問題，始終處於該狀況的市民人數可能比較多。但使用到服務的人與整體人數之間似乎始終都有個距離。大家都問一個問題，怎樣才可以整體地令他們的生活有所改善？

我們工聯會當然特別關注在職人士和在職家庭。至於長者需要，例如我們最近舉辦了一次長者飯堂。其實你說不出對他們的收入或資產有甚麼改變，但一些獨居長者坐在一個地方，用很便宜的價錢，甚至免費在酒樓吃一頓飯，已經解決了孤獨感的問題，這就是好處。所以，如何幫助長者，或讓單親家庭、“劏房”戶的生活有些改善，我覺得大家已經有很多方法。然而，我們始終指出，要一個社會都確信，只要肯努力工作，就可以透過賺取收入，改善自己和小朋友的命運。這是很關鍵要抓住的命題，不能輕率。

所以，既然“勞”和“福”都屬於同一個政策局的職責範疇，我們很希望政府能在如何量度僱員的長期可支配收入下有真正的增長，真的能與經濟發展相匹配方面多下工夫。這些已經寫在十五五規劃的20項主要指標之中。我很希望，即使現時精準扶貧強調政、商、民合作以提供大規模的服務，但同時不要輕視影響我們整個社會基本價值觀的“獅子山精神”——我們肯努力，就能改變我們的命運。

我覺得這點很重要，但不應空談。怎樣才能有一些量化且持續的指標，讓大家可以看到成效並給予市民信心？我想這就是我們的問題。我也很希望政府現時在制定五年規劃時，能考慮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或勞動參與率的增加這兩點，納入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指標，以引領我們各種的服務和政策等。我大概表達了整體的意見。主席，不好意思。

主席：好，局長，可支配收入。

[012549]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鄧議員。鄧議員曾任扶貧委員會成員一段較長時間，他所講的說話十分中肯。扶貧委員會過去所做的工作，我們予以肯定，確實做了大量工夫。只不過隨着社會轉變，現時的工作更集中於精準扶貧。

[012551]

譬如我們在報告書中設有社會資源價值的章節，正是希望從宏觀角度，向香港市民以及國際社會展示，多年來香港政府在這方面的投放如何巨大。報告有中文版和英文版，環顧全球，很少看到有政府編製如此詳細的精準扶貧報告。其他地方只會列出幾個數字，我們則是逐項做給你看。最重要的是，只有香港這份報告才有的，報告內有數十個真人真事的故事，是有真人發聲的，大家可以閱讀文字版，亦可掃QR Code聆聽他

們的分享。這些都是我們找用家講述的真人真事，我希望藉此表達這一點。

另一點是鄧議員提及的收入問題。打工仔的收入問題當然與精準扶貧有關，但更屬勞工政策範疇的工作，我認為大家可以慢慢討論。不過，大家可從幾個層面去看。首先，最基層的照顧就是最低工資。現時我們推行一年一檢，並按照方程式，只加不減，逐步幫助最基層的人士。同時，大家都知道，我們在編製最低工資報告書時，除講述最低工資外，亦會計入最低十分位數的變化給大家參考。大家會看到香港最低收入群組的工資收入與中位數的比率變化，這補充了在收入層面的資料。

至於勞動參與率，我們要面對現實。香港已進入老齡化社會，無論是統計處的報告、學者做的報告，或者根據我們的評估，香港的勞動參與率只會向下走。無論我們如何努力，除非只計算65歲以下人士的勞動參與率，我們這方面一點兒也不輸蝕，但若以國際標準計算所有人的勞動參與率，確實是沒有辦法。現時老齡社會的勞動參與率只會越來越低，因為大家看到65歲以上人士的勞動參與率遠低於65歲以下人士。在這個現實面前，我們如何讓願意工作的青老能夠工作呢？這是我們的挑戰，我們正在做工夫。多謝主席。

主席：好，下一位是植潔鈴議員。

[012852]

植潔鈴議員：多謝主席。首先，我支持政府文件提及的3個精準扶貧項目，包括共創明“Teen”、社區客廳及在校課託，這些項目會繼續進行一系列優化。我亦有一些建議及提問。首先，早前局方表示會積極考慮將照顧者納入下一個目標群組。照顧者面對的是24小時全天候的壓力，提供的支援不單是金錢方面，更包括心靈及喘息空間。我當然明白，若要開設這個新的群組，數據收集方面會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因此，我建議當局考慮善用AI或大數據，打破部門之間的藩籬，從而集結一個數據庫，主動識別60歲以上的隱蔽或高風險照顧者，而非被動地依靠社區或關愛隊茫無頭緒地上門尋找。這是第一個建議。

[012855]

第二，有關共創明“Teen”計劃，現時有8個績效指標，目標是七成參加者在個人發展及正向思維方面有所提升。我建議可考慮加入更深層或可量化的指標，例如心理抗逆力、財務認

知提升、長遠階層流動成效等，以加強職涯規劃元素。例如若學員有志成為飛機師，可為其配對航空界的導師，這會更加精準及針對性。

另外，要真正打破跨代貧窮，需為子女累積資本。這個計劃為期一年，很多人已反映時間未必足夠。政府會否考慮將計劃適度延長，並結合兒童發展基金的成功經驗，在共創明“Teen”計劃加入實質的儲蓄功能，要求學員及家長訂立每月的儲蓄目標，做實這個計劃，從而培養基層家庭的財務認知呢？多謝。

主席：好，局長，有幾個問題。

[[013144](#)]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或者我請崔教授詳細解釋共創明“Teen”計劃的八大指標，我認為已包含植議員所提及的目標。

[[013145](#)]

主席：先請教授解釋。

[[013158](#)]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及系主任：多謝植議員的問題。我想解釋一下，關於那八大指標，剛才提及例如抗逆力、制訂目標或財務規劃能力，八大指標均有涵蓋。只不過由於時間有限，我們便在簡單的報告中highlight其中比較顯著、改變最多的指標。八大指標已經包含議員所述的內容。

[[013201](#)]

至於會否作出優化，每年我們都會考慮有沒有其他項目可以加進去。其實共創明“Teen”研究計劃第一期及第二期的設計，不只是跟進一年，而是36個月。現在正是第一期的36個月，我們追蹤了60個個案，例如對比他們之前的志願等。

這個研究不單是為期36個月，更會為期5年，即60個月。所以我們不單只是看12個月，在密度如此高的期間訂出指標。這幅圖正正讓大家看到，我們暫時是用8個指標，當中已包括議員提及的內容。議員亦問到會否追蹤某些志願是否能夠達成，我們都會繼續跟進。我知道今年那批參加者應該很快會有好消息，希望稍後會收到他們入讀大學的好消息。長遠來說，共創明“Teen”計劃不僅讓青少年得益，亦希望他們能成為mentor或友師，這些都是計劃的初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我想簡單補充。正如教授所說，今年會有計劃的第一屆畢業生，他們剛完成DSE考試。 [013401]

我們不要給他們壓力，我祝願他們取得好成績。第一，就共創明“Teen”計劃，我覺得要實事求是，不要認為學員參加了共創明“Teen”計劃，甚麼願望都可以成真，這並不容易的。譬如學員想成為飛機師，每年很多有心的機構都會帶同學到機場參觀。我們有航空學院，導師會帶他們參與一些體驗，但不一定每個學員都要做機師，整個機場內有不同的工種。很多人覺得做機師很有型，又帥，但只要聽到一句話之後，很多人也安靜下來，這句話就是要有好的英語能力。

你要做機師，第一件事就是要和控制塔以全英語溝通。很多學員靜了下來，但我覺得這不是壞事。如果你要做機師，第一件事是要學好英文。如果你英文學不好，就做不到。但這不是壞事，要讓他們知道原來要達成志向，就要付出。大家不一定要做機師，機場內有很多工種，參觀完畢之後，有些人希望能夠參與機場運作，有得試、有得做。這只是一個例子。

就共創明“Teen”計劃，如果你問我最大的好處，除了包括師友計劃之外，參與學員可以去參觀機場營運、獸醫學院等，不要說中產家庭，其他家庭都沒有如此機會，因為這些機構根本不會開放給你，它們是因為共創明“Teen”計劃才願意開放，讓學員進行參觀，令很多小朋友，尤其是基層小朋友擴闊眼界，他們的世界只是很小。擴闊了眼界之後，希望他們能樹立一個志向，繼而給予自己動力好好學習。這是我們最希望見到的。大數據方面，請放心，我們會好好運用。多謝植議員。

主席：好，下一位是吳秋北議員。

[013559]

吳秋北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先申報，我服務的樂群社會服務處亦有參與共創明“Teen”和社區客廳項目。正如剛才多位議員同事所說，政府一段時間以來在扶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3大項目，亦即共創明“Teen”、社區客廳、課後託管，亦已取得一些成績。不過，我們強調要精準扶貧，所謂精準就是要找到有需要幫助的住戶或低收入人士，來提供幫扶。

[013602]

因此，我們需要一些工具，協助識別這些需要幫助的群體。貧窮線或剛才所說的**minimum income standard**，又或是最低生活工資，這些工具不是唯一的識別標準，而是用於結合局長所說的社會資源價值。如果我們有這些工具，加上社會資源價值，就能更精準找到想要幫扶的群體。我們不是計一個數然後套往他人身上，而是要真正精準地找到他們。

找到之後，需要幫助他們提升謀生能力，包括工作或其他技能，讓他們在社會上無需再依靠政府或扶貧政策，並最終脫離貧窮。當然，香港很少有絕對貧窮的情況，而是相對貧窮或所謂的“隊尾”。我們當然希望社會整體提升至無需政府幫助，即使“隊尾”人士亦無需幫助，這是共同富裕的目標。

現時確實有些人士的謀生能力較差，我們需要通過貧窮線或某種計算，加上社會資源價值來識別這些群體。局長會否考慮這種做法，更精準而有效地幫助低收入人士真正脫貧？

主席：局長。

[[013925](#)]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吳秋北議員的建議。大家看看報告書第126頁的社福部分，當中有一幅圖，你會看到，吳秋北議員提到的培訓及就業服務大概有**496 000**人正接受政府的幫助，但未必覆蓋所有人。這些是在職人士，另外有**180**萬人不是在職的。

[[013926](#)]

我們已進入老齡化社會，並不能強求長者工作，所以真的需要社福援助，而收入不多的家庭在安老時，可以依靠政府的現金援助。至於在職人士，若不計及外傭，我們的勞動人口大約為**340**至**350**萬左右。當中有高收入、低收入的。低收入的人士，我們有特定的方法幫助他們，例如最低工資保障。如果工作勤快卻賺不夠，就有職津幫忙，可能要多元化去做。我們做社會資源價值時，都嘗試將其量化。按照香港社會的特徵，我們看到有些人士的謀生技能不強，需要通過培訓幫助他們。沒有特定技能的，若不接受培訓便賺不到更多錢。另外，有些人士有能力，但因要照顧小朋友而無法工作，原本可有兩個人工作的家庭，卻變成只能由一個人賺錢，這便很困難了。有了課託，媽媽可以工作，兼職或全職亦可，收入便會提高，之前我們也說平均多了**3,500**元。這反過來亦是就業方面的扶助。

不過，我們的主體是看課託等，怎樣將其表述得更好、更全面，我們會再思考。多謝吳秋北議員提供的意見。下一屆扶貧委員會在這方面亦要再思考。多謝主席。

主席：好，下一位是洪錦鉉議員。

[014126]

洪錦鉉議員：多謝主席。關於就業方面，我在社區工作20多年，現時有一個很強烈的觀感，隨着房屋福利的審核標準收緊，或者醫療福利的標準收緊，越來越多人士(包括剛才提及的青老)不願意工作或只願意做兼職。這是未來必須思考的問題，尤其是基層人士，他們不能只靠政府幫助，必需鼓勵他們投身工作。政府整體的福利或房屋政策等，需要作出全面考慮，不能由單一部門或局考慮自身的範疇，而沒有整體地考慮。我這個觀感相當強烈。

[014129]

第二，關於長者跨境安老，我認為應鼓勵更多長者跨境安老，這亦有利香港減輕壓力，因為跨境安老的成本相對較低。

另外，我想提出幾個問題。第一，政府文件提出過往的貧窮線未能全面反映貧窮實況，未來會否有一些新的或更全面的指標，取代現時或補充現有的貧窮線，確保資源能真正投放到有需要的人士身上？政府怎樣具體定義或衡量以人為本方針下的扶貧成效？

第二，我要申報，我本身也有一些團體申請了關愛隊及在校課後託管。關愛隊現時已探訪超過11萬住戶，亦有幫忙轉介服務以及安裝平安鐘，我認為非常好。但是關愛隊現時如何進一步介入長者住戶，為他們提供進一步的支援呢？現時有些機構每逢遇到問題便找關愛隊，但關愛隊隊員屬義務性質，他們的支援能力及行政資源都較低，這方面需要進一步完善。

第三，報告提到現有4間社區客廳的贊助期會在2026-2027年屆滿，政府有沒有具體措施，確保這些社區客廳在贊助期期滿之後繼續營運下去，以及會否考慮進一步恆常化這項計劃，或以公帑提供恆常的資助？多謝主席。

主席：局長，幾個問題。

[014444]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好的。多謝洪議員，第一，大家都留意到，扶貧委員會的主席是政務司司長，所以覆蓋的範圍已包括整個政府，我相信在政務司司長的帶領下，我們都會全面地看這個問題。第二，正如洪議員所說，有幾間社區客廳提供服務接近3年，其實最早那間還未到，亦即深水埗那間，但是我也說過，而贊助機構也已經說了，他們會繼續做的，請大家放心。很多有心人也樂意續期，3年是一個試驗期，我想說得直白一些，你要這麼多人願意參與，如果你一下子叫人家捐10年，沒有人會捐給你。你先讓他做3年，如果成功，他也想繼續做，是嗎？所以我們訂立一個較低的入門門檻，如果做得好，他自己也願意做下去，總好過一開始逼他做一個很長的年期，以致沒有人敢做。我直白一點說，現時很多人願意試做3年，成功之後他們會來找我們說不如多做一間，或者可否做長一些，很多人自己想做，這方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014446]

關愛隊方面，我們分得很清楚。關愛隊是義務工作，我們請關愛隊進行探訪是第一步工作，反正有關人士一向有人探望，我們便請關愛隊幫忙。有問題、有困難的人士，請轉介給專業的社福機構跟進。街坊喜歡與關愛隊聊天是一回事，如需要跟進，都會轉介予專業人士跟進。關愛隊成員中很多都是青老，他們提供的是義工服務，我們很感激，但是要提供專業服務，這會留給專業的群體跟進。

至於在貧窮線以外會否有其他計算方法，報告書已提出採用精準扶貧的方法，識別一些特定的群組出來，精準地幫助“隊尾”。另外，我們通過4大範疇的兜底，已經做了很多工夫，怎樣呈現出來呢？就是這份報告書提及的服務，以及用社會資源價值來計算，可以呈現到政府在大位做多少，以及精準做多少。多謝主席。

主席：下一位，林筱魯議員。

[014703]

林筱魯議員：政府文件中提及精準扶貧方面會如何整合地區資源、優化平台，建立信息資源共享、加強區域協調，這些我也完全贊成。針對信息共享，很多時未必代表分配得好，讓我以社區客廳為例，整體來說社區客廳做得很好，但當中也有不同的信息，有些社區客廳的資源沒有人用，有些則爭相排隊。是不是可以透過分享信息來幫助分配資源呢？這是第一點。

[014707]

剛才很多同事都關注，社區客廳會否延續其服務呢？如果會延續，會否不斷進行檢討，還是要待到期才檢討呢？如果會不斷檢討，機制是怎樣的？

第二個問題，扶貧報告提到，接下來新一屆的委員都會留意，隨着社會轉變，可能會有新的目標。我又舉一個例子，全球或者香港也已經開始出現一些尼特族，他們現在未必是貧窮的，但是年輕人畢業之後如果進入不到職場，可能會產生很多問題。防貧是很重要的，即使不會立刻發生，我想了解新一屆委員會用甚麼標準留意及跟進這些情況？多謝主席。

主席：局長。

[[014851](#)]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關於社區客廳，我稍後請陳麗珠助理署長與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她最熟悉。 [014854]

議員提到的尼特族，簡單來說就是隱青，社福已經在做針對隱青的工作，只不過統計處有尼特族的數字，他們不工作，又不讀書或培訓。我們可以做統計，但關鍵是要把隱青找出來，這個是服務。所有提供過社福服務的都知道，很難找到他們，因為他們會避開你。

只要他們走出來便很容易解決，但是他們就是要避開你，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尤其是去標籤化的方法。你越是跟他說 你是尼特族，他真的不會理會你。他當然不會理睬你，你一定要用一些不容易讓他察覺的方法，要輕鬆的、沒有標籤性，並且遷就他。哄了他，跟他做朋友，才慢慢去幫他，讓他可以走出自己的世界，青年人一定有這樣的困境，我們現在一直都有做工作，但是我們都會想辦法，因為統計處這一期關於尼特族的數目較以往的平均數高了一些。我們要想方法，怎樣才可幫這一群人，因為世界改變了，現在的隱青有AI，又有社交媒體，他們可以足不出戶，還可以叫外賣。你怎樣找他呢？這方面要想方法，可以線上找、線下找，社福界也在研究，我們一向都有資源投入，這方面我們會再想。但是我會將尼特族視之為社福問題，而不是貧窮問題。我們正在做相關工作。關於社區客廳，我想請陳助理署長解答。

主席：署長。

[[015033](#)]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青年及感化服務)：多謝主席。設於不同地區的社區客廳，其營運機構和規模也不相同，所以客廳提供的服務內容或設施，事實上會有一些分別。現時，譬如在某個地區的劏房住戶，他們可以到同區的社區客廳，按需要使用不同的設施，他們都很懂得走位。譬如他們知道哪些設施較適合他，或者哪個時間較少人使用，會員會選擇到不同的客廳，使用該處的服務。我們也知道存在這些差別，剛才教授介紹社區客廳時，他建議可以考慮一下怎樣整合社區資源和加強彼此協調等，我們聽到這些建議，也會朝這個方向去做，希望客廳在地區提供服務時會有更多協作和協調。謝謝。 [015034]

主席：下一位是梁文廣議員。 [015150]

梁文廣議員：多謝主席，先前在立法會大會上，我們曾就精準扶貧提出動議辯論，我在發言時提出了一個例子，關於一個3人家庭，包括父母和兒子。當時局長大致作出了回應，他未必有特別回應個別個案。局長當時和在今次的報告都提到以社會資源價值去做評估，政府亦投入很多資源。我後來再次和這位朋友談過，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他不這麼認為，他不覺得能夠切身幫到他，若日後兒子入讀大學，根據以往的價值觀，即使沒有申請grant loan，他清楚每個月大約需要交多少學費，完成學業後便上班，供養父母。在這過程中，他不理解對於自己的幫助會有多少，未來可能需要讓他們更加了解這些事情。 [015153]

另外，我和他們討論時，他們也說出自己面對的狀況，他們未必在財政上十分窮。舉例說，有一位全職媽媽每天早上買菜煮飯，處理家裏的事情，然後坐車到觀塘照顧自己的父母，她的壓力未至於有照顧者那般嚴重，但有時她也需要社區的支援。另外，她的兒子在大學畢業後找到一份月薪萬多元的工作，工資扣除家用之後也是捉襟見肘，但是又不至於沒有錢吃飯。兩母子有時走到樓下，附近的社區客廳有很多活動，但是基於他們的情況，社區客廳又沒辦法幫助他們，他們也未必是社區客廳的服務對象。他們不一定真的需要服務，那位媽媽間中可以利用自己的時間到社區客廳做義工，該名兒子也可以在這裏找到另一個喘息空間。

透過剛才這個例子，未來社區客廳是否有空間擴展其服務對象，或者交互的對象？正如剛才我提到的這個家庭，讓他們找到一個喘息的空間。

另外，關於共創明“Teen”計劃，我接觸到一個個案，很有趣的，兩名學員是一對姊妹，姐姐的友師是我的朋友，除了安排好的節目之外，朋友又帶她見識其他東西，或者帶她遊玩，但是妹妹的友師純粹是按照計劃的安排，完成後不會有其他事情，兩姊妹之間有這個比較，姐姐的友師會幫她想多一些，妹妹的友師則沒有這麼多，姐姐那位友師很好，有時也會帶同妹妹一起到處去。

這也顯示了共創明“Teen”計劃在友師安排上可以考慮更多，避免兩姊妹之間有所比較，以致影響共創明“Teen”計劃的大方向，不要讓人覺得為甚麼會有這些落差。這些方面可能比較具體或細微，但是我期望計劃可以對一些家庭給予更多幫助。多謝主席。

主席：局長，幾個情境題。

[015532]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主席，我記得上次在立法會動議辯論時，梁議員說過那個3人家庭的例子，我記得的，但是關於社會資源價值，是想讓大家知道政府的投放，如果將它換成錢會有多少，以往你可能感覺不到。正如你不去歐洲，怎麼知道香港這麼熱，有冷氣是有多好？大家已經習慣使用，當然覺得沒有所謂，是不是？又例如下大雨後很快就回復正常，因為我們有一套很好的基建，直至你到了另一個地方，才發現原來不是這樣的。我們想告訴你，我們做了很多東西，但現時並未完全解決問題。

[015534]

譬如剛才梁文廣議員提到的媽媽和兒子，她們有很多辛苦的地方。隨着越來越多社區客廳，我們願意去想它的下一步，現時社區客廳的好處是令大家多了生活空間，又有社區，他們不但可以見面，亦可以煮飯、洗衣服，這些是很現實的問題。大家很多時候也要解決的，媽媽也要解決，是很現實的問題。並不是一些很難的東西，而是一些很現實的事情，每天那幾餐飯怎麼辦？一些事情怎麼搞？我覺得可以想的，也不只是光想社區客廳，我和同事已經在想，除了社區客廳以外，如果照顧者的需求不是十分大，只是經常去洗衣服或煮飯，有沒有其

他事情可以幫助解決到日常一些簡單的困境呢？我們都願意減輕他們的壓力。我們會一步一步做下去，我們會朝着這個方向走。

另外，每位共創明“Teen”的友師也做足基本要求，但是十隻手指也有長短，有些友師特別好，做多了很多事情，他說的例子並不是孤例，很多時候兄弟姊妹的友師一定有所比較，你剛好分配到的友師是A+的，但其實另一位友師也不差，也有A的，但是只要一比較就會有分別，我們可以再想。崔教授給了很多意見，怎樣可以安排家庭式的做法，我們會想想。多謝梁議員的分享及提點，多謝主席。

主席：首先，我多謝局長及局方。這個報告的確花了很多心機，也帶出了很多實際的情況。局長一直提到可支配收入，我想問一問，有中產人士看過這份報告之後，他們都有一個看法，中產人士(特別是在分水嶺的人士)都頗慘，因為他們基本上沒有任何東西要求政府幫忙。但是所謂的可支配收入也不是很多，可能還慘過其他人，慘的意思不是指金錢方面。他們的情況不見得勝過一些現正接受幫忙的人，事實上政府真是投放了很多資源幫助有需要的人，我也明白，這未必可在短時間內解決。 [015753]

不過，我希望政府可以想一想，特別是針對中間伸縮位，會否有其他政策幫助他們呢？他們不一定會反彈，但我擔心他們會灰心，他們在社會上做了很多事情，而且也想盡辦法不需要社會提供幫助。不過，正如局長所說，政府在方方面面投入了很多，包括醫療、教育，甚至社區客廳，也給了很多東西。有長者表示，他住在私樓，如果屬於不適切居所也沒有辦法，沒有人幫他搞，反而住在公共房屋卻辦得到，我知道不會在短時間內解決到，但希望局方想一想，未來在這類報告中，對於夾心階層的人士，看看會否有其他方法給他們一些支援，否則他們會覺得自己是被遺忘的一群。現時在不斷保底的情況下，的確有部分人士，特別是夾心階層會辛苦一些。或者看看局長有沒有回應。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你的意見，我們也留意到這個狀況，所以我們都不只是談扶貧，也談扶困，幫助一些有困難的人士。 [020024]

就像主席所說，有些家庭雖然是中產家庭，但是生活壓力也很大。是不是有些地方或項目可以幫到他們呢？譬如剛剛大家也有提及的在校課託，隨着我們的推展，我們希望去標籤化。如學生就讀的小學位於中產區，清貧的家庭會少一些，如果去標籤化，他只要給1,700元，小孩便可以留校接受幫助。很多中產家庭子女的補習費用都很多，如留校時段可把功課做完，哥哥姐姐又可以幫助他們解決學業問題，既做到事情又省了費用，這是我們想看到的方向。你會看見我們其中的一些改變就是想幫助他們。有沒有其他方面可以針對這些家庭呢？我們都願意想，但社區客廳未必是。

譬如家中有長者，而他住在一些唐樓或者舊樓，如果他想改造家居，可以如何幫助他們呢？我們都有在想的。公屋易做的原因是政府已有住戶冊，因此已完全知道要做甚麼，或者是甚麼情況，容易一次過做，但是如果離開了公共房屋，做起來便不一樣。我們現在開始做一些打底的工作，怎樣找到他們？怎樣可以找出方法幫到一群有需要的人，司長也有提到，我們不是純粹看着“窮”來做，更多是看着“困”來做，很多時候他們的資源未必很貧乏，但是情況卻十分困難，我們希望下一屆扶貧委員會在這方面做得更多。多謝主席的提醒。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提問，現在進入下一個項目：其他事項。 [\[020224\]](#)
今天沒有其他事項，我宣布會議結束。多謝大家。
